



潛夫論目錄

第一卷

讚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過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第二卷

明闇第六

考績第七

思賢第八

本政第九

潜嘆第十

第三卷

忠貴第十一

浮侈第十二

慎微第十三

實音第十四

第四卷

班祿第十五

述赦第十六

三式第十七

愛日第十八

第五卷

斷訟第十九

衰制第二十

勸將第二十一

救邊第二十二

邊議第二十三

實邊第二十四

第六卷

本列第二十五

正列第二十六

相列第二十七

第七卷

夢列第二十八

釋難第二十九

第八卷

交際第三十

明忠第三十一

本訓第三十二

德化第三十三

五德第三十四

第九卷

志氏姓第三十五

第十卷

叙錄第三十六

潜夫論目錄終

潜夫論卷第一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

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况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徃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

王公而况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題彼鵲鳩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爲博已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

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爲嘉饌
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庠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
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
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
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
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
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恒
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
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暮其年歲此其

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
匡之志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是必無幾矣
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
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
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
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
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
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
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

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
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
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
窅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
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
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
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已知矣
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
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

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
賢也譬猶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
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
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
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
以心來制規矩徃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倕矣先
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
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
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

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脩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勲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爲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飭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

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飭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忌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辯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者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

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
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
去農棄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
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
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僞飭之以欺民
取賄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商競鬻無用之
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
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
民貧國之公實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

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
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
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
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
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
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
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恠於世愚夫戇士從
而竒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悌
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

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
逼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
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
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
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
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
便佞苟得之從而賢之此滅真良之行開亂危之原
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
九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卽於

篡弒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
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
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
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
德義不彰君子耻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
之以志弗厲之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
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
問家事而踈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
不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

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
今或家賑而貸乏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
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故仁以義費於彼者天
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
挹而損之則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
故務本則雖虛僞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
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
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
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蒞國必崇本抑

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遏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
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
之得彼亦將爲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
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
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予
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身
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無德而

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况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

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曰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豷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爲罪相魋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鬪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

介推遜逃於山谷顏原公折困鏗於郊野守志篤固
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
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斑撓志如芷負心若芬
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
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
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
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

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
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
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
不免於小人者呂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傳
說骨靡而井臼處虜也然世猶以爲君子者以爲志
節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
不足以爲重無所用不可以爲輕處隸圉不足以爲
耻撫四海不足以爲榮况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
故曰寵位不足以爲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已夫令

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

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三是爲世士而二處爲愚鄙也論出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辱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直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况乎其德義旣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

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
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
蜃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
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
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
羈縻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實平四海
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爲司
馬實攘比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
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爲其無是能而處

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乘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
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
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
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
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况乎中世
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
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

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所以
奪國魯公之所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
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
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念世俗之人自慢其親
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
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
而無愠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
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
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

子旣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
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
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
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
猶爲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爲
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
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
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
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爲

奴伯宗之以死郅宛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
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
過已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
睢絀白公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
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
脩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刑之韓非明治於韓
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
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
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

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
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旣斬
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爲
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
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
子削迹叔嚮縲繼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
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
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
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

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群賢功
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東在帝心宿
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况乎畝畝佚民山谷
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
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問閭凡品何獨識哉苟望
塵僂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閨闈之行迹察臧
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爲智諂諛已者爲仁處
姦利者爲行竊祿位者爲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
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

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
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貞僞之
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
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
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也
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及輟已之逐而往
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
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豕俛仰嘍咿爲作容聲司原
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

渝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假爾此隨聲逐響
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
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
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假柰何
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竒政兩
集則險隘之徒鬪茸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
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
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
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

俗主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第一終

潛夫論卷第二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
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
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
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
以天子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

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
捐䟽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
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
周章至戲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
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
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
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所以奉已而隱
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
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

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
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
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
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
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
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
邪也故飭僞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
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群臣衆議政事
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

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
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
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願一見高
不能而死夫田常囚簡公踔齒昏懸王二世亦既聞
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述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
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已賢於簡潛而於二臣
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殺此非衆共
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後求世之
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故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
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已矣
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已是
以郅寃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讒耿
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採其
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
人爲讎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
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繳而終不得
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
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
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
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
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
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
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愼則懃
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

第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况乎羣臣總猥治公事
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
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
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
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
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也是故有號者必
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
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
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爲王

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
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
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
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
奉法令侵寃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
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
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寃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
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
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

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
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囂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
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
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
剛強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
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
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
則黜地三黜則爵上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

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
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
踐祚載祀四八而猶者末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
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群臣
所以樂愆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
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
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後太平之基必自此
始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
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

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
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
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
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
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
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

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

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飴稗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闖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亡之徵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葉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上鑿鑿國其次下鑿鑿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鑿而愈國之亂待

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
愈而亂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
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
直而準不平鑽鑿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
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
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術以撫民
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
疾不得良醫也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常得麥
門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

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
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
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枉已不引真受猥官之國
以侵亂不自知爲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
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
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曰疔而
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
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

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婚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籍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能以報百姓虛實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也主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旣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

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以親戚邑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力者未嘗不蕃昌也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况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
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
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爲統君政善則
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寃亂君以恤民爲本臣忠良則
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爲本選舉實則忠賢
進選虛僞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爲本法令正則選舉
實法令詐則選虛僞法以君爲主君信法則法順行
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
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

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
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
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
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
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
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
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
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
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

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臯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躅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爲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

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

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國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闐門禮贄輻輳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祁奚之爲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

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

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
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
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
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
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惰公
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
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
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
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

言此所謂與仇遷使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
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
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必察彼已之
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已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
滅也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
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
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
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
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卽耆邪

明旣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淪
而以為惡妲已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
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
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
女者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
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為駿馬二世占之
曰鹿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
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
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

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夫好之
與惡放於目而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
還至讒如臣妾之飭僞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已心
而人物喪我體矣况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
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
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廷臣矣
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燿君目變奪
君心便以好醜以鹿為馬而况於郊野之賢闕外之
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

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肖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爲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違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諂左右不諛羣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

周故堯叅鄉黨以得舜文王叅已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旣得賢人反決滯於讎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踈遠不輕幼賤又叅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師箴聃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秦瞽叟教誨者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憊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

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
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
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
其至也不亦悲乎

潛夫論卷第二

潛夫論卷第三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忠貴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
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未嘗不破亡也成天
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
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
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

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之而下不重也
在前而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
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輒非天官也是故明王
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
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
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
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此其
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隕墜其世

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
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
所安全真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
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爲忠多殺者
爲賢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
爲忠天以爲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
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
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
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

竊位之人天奪其鑿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鑿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損舊喪其本心皆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祿賜盡於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

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癩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福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奠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髀掣胷培死深穿銜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禪福祚以備負滿貫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

秉事而握權擅立四五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
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
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
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
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
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三大
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爲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
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
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

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爲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
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
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爲卑而櫓巢其上
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
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爲作鐵樞
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
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
已不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
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

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

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
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
給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敖博奕爲
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
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
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
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
得一而反中面目此寔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
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

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
具以巧詐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婆今多不脩中饋
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
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皆易恐懼至使
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
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崇以致重者不可勝數
或棄鑿藥更徃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
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
繪作爲䟽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

福或裂拆繪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
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
繪絲縈悖小民尅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
水波之文碎刺縫紵詐爲笥囊裙襖衣被費繪百練
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旣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
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爲破以牢爲
行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
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戈綈足履革舄
以韋帶劔集上書囊以爲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

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
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
服葛子升越篇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
玉琥珀璫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麀鹿履烏文組綵
裸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
娶車駟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
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
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今者旣不能
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

履必麀鹿組必文采飾機必綸此投飾車馬多畜奴
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爲蠹賊也子曰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特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
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栢柁各取方土所出膠
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
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櫛梓豫章
榎柟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倣夫櫛梓豫章所出殊遠
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丈之高百丈之

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
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油漬
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彫治積累
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旣其終用重且萬斤
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
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爲痛心古者
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塚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
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
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

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
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櫛梓榭柎良家造塋黃壤
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
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
屬縣各當遣吏齋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爲
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
吏民今按鄙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拊之家
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襄君顯父不在
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

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墻春秋之爲非君華元樂呂
厚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
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
明帝時棗民攬陽侯坐塚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
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
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
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

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
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
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顏閔之
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
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
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恭之福舉
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
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
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

有一善是謂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懼布
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
已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卑革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
于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晉平殆政惑以喪志良臣
弗匡故俱有禍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敗
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苦思孜孜不怠
夫出陳應爵命管蘇召即墨烹阿大夫故能中興疆
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爲令名載在圖藉由

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已曰明自勝曰彊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屬所以迷國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夫積微成顯積着成鄂譽鄂致存亡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且夫邪之與正猶

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正性勝則遂重已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惕休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積惡習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俾尔多益以莫不庶善也此言也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輶如毛爲仁由已莫與併螽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

是以吉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爾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治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

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朋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榦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負塵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寂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饑此非其實之効夫說梁飢食肉有好於面因而不可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

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
於官也周顯拘時故蘇秦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皆
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夫聖人純賢者駁周公不求
備四肢不相兼况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
將相不遂僞舉不責兼行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損
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無士
數開橫選而不得直甚可憤也夫明君之詔也若聲
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
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驢問驢由

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
實且攻玉以石冶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及夫物
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
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所宜不
廢其材况於人乎夫脩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潔白
恬淡無爲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覩亂原好善嫉惡
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
也爲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
求名詐靜以惑衆則敗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

白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選賢貢
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
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兼則
蕭曹周韓之論何足得矣吳鄧梁竇之徒而致十各
以所宜量材授任則庶官無曠興功可成太平可致
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
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
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賢人之
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更誠

易得也顧聖王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第三 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潛夫論卷第四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為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

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
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
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
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
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
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爲優憲藝
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天之道也
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奉已有節禮賢有數
上下大小貴賤親疎皆存等威階級衰殺各足祿其

爵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
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
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
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
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
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
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
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
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

學不於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饑寒之道
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強
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
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已奉戴
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
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
族而采蘩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歛重譯告通班祿
頗而傾甫賴行人定而縣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

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
滅典禮而行貪叨重賦歛以厚已強臣下以弱枝文
德不獲封爵列侯不獲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
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賦民無耻而
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
滅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
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
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
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

也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旣無馱有務節禮而厚
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耻也是以
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
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
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
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墻驥瘠而
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

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
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
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
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
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爲禍
何者正直之士之爲吏也不避強禦不辭上官從事
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
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
至死徙下乃淪冤而彼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

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爲讒
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寃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
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旣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
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真事春夏待秋冬
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
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
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
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
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

掠殺不辜侵寃小民皆望聖帝當爲誅惡治寃以解
蓄怨及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老盜服藏而
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
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且多寃結悲恨之人也
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
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
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
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

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以成大功非得以養姦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賢也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酷虐爲贖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敖頭出

獄蹶踏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興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權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凡敢爲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爲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遘勸姦耳惑之

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爲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

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踈民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爲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爲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弘而下

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瘡
之子皆輕犯况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
赦則是爲國爲姦宄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
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
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
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
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過
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
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

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爲
茂樞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卽伏誅
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
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
之其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
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
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
之徵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
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令必

其言若良不能子無赦者罕之爲愈令世歲老古時
一赦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
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
治慎無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情皆
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脩身脩行則必憂哀謹
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交
內懷隱憂有願爲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
群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
鬻拳李離執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

公政也興瓜議裘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
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姦
惡此謂斂怨以爲德先帝制法論衷刺刀者何則以
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
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况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
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
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
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

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
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
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
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
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
以殺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
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
民設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救世莫乎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群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
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爲典式行之至今孝武
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襲建武乃絕傳記所
載稷禹伯夷臯陶伯翳日受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
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
曰疊疊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又曰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
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

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

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卧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然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已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列侯年世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

功於天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
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
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
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
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爲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
詔書橫選猶乃特進而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
列侯大達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
使典始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能闕
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

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
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制行而助國
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誘
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昔先王撫世選揀明德
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爲賢人聰明
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
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
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
故守相不可曰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

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
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
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
賞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
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
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
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
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
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

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
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今者刺
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
卹公事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
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
敢延期民日徃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
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
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
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聖主

誠肯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封侯
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鈇鎖鉞之決然則良
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
明瑞應可基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
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
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
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

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
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
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
日促以短者非謁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
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
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寃民就
獄乃得真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
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
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

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貴坐於寬慢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爲民愛日是以堯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刑錯今則不然萬官撓民令長自銜百姓廢桑而趨府庭者非朝脯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隣里應對送餉此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

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旣如冤枉州司不治今破家活達詣公府公府不能昭察真僞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科今此注百日乃爲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召伯頌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立觀之中材以上皆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夫直者真正而不撓志無恩於吏然家務主者結以

貨財故鄉亭與之爲排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
枉之於庭以羸民與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
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
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月反覆太守
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訟勢不如也故
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
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已曠旬滿
祈豪富饒錢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
若此爲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寃之能治非獨鄉

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寃於
大臣怨故未讎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
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
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於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俱以
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
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
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復下計之一
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
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

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
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旣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
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寬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
避反支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
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
惰者也詩曰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
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
得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
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

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
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替夫齋卷四

...

...

...

...

...

...

...

...

...

...

...

...

...

...

...

...

...

...

...



